

当代国产动画中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与演绎

■文/张苏雨 席胤清

在数字化技术与全球化文明的背景下,影像创作的边界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人物,进行了诸多风格类型各异的创作与想象。《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白蛇2:青蛇劫起》等,这些国产动画电影顺应当代观众审美,将精良的制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相结合,是国产动画电影发展道路上成功的尝试。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播、美学价值的探讨以及国产动画电影的创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视觉盛宴:传统文化符号的呈现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与历史发展沉淀下来的文化内核,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文化特征以及民族风貌,凝练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当代国产动画电影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故事题材的选择、动画场景的设计以及影片文化思想的探索等多个方面无不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魅力与内涵。

当代国产动画电影大都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例如:《大鱼海棠》的创意来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影片中被复活的人类男孩化作大鱼鲲,鲲这一形象便是取自于《逍遥游》。《大鱼海棠》中女主椿的祭坛在《逍遥游》中也有所对应,“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女主椿是催生万物的神,掌管着海棠花开,使天地之间一片祥和。《大鱼海棠》中还有一些人物形象取自于《山海经》,如领导群众追逐大鱼鲲的后土和祝融。《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均取材于我国古代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而《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则是根据我国古代民间传说《白蛇传》为背景进行创作的。

水墨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讲究“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当代国产动画中,多以水墨山水画为影片开场或结尾,动画影片场景中也不乏中国画的元素。《大鱼海棠》以中国画场景为片头,并采用中国画的题跋这一元素作为介绍导演、制片人等影片相关人员文字的载体,在影片开头营造了既宁静又灵动的意境。《白蛇:缘起》影片的开始运用笔墨元素,寥寥数

笔勾勒出人物轮廓,女主与墨水一同沉入水中,笔墨在水中晕染,露出逐渐清晰的女主形象。同时,采用留白的技巧,在影片开头为整个动画营造出画中有诗的氛围与意境。《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除了具有中国画特色的美术场景设计外,更是直接运用了中国画符号。太乙真人在哪吒面前将指点江山笔随意一挥,一幅精妙绝伦的“山河社稷图”便映入观众眼帘。太乙真人带哪吒遨游在“山河社稷图”的世界中,画中的元素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眼前,影片对中国山水画元素的使用不再局限于二维世界,虚拟与现实交融,满足了观众对中国山水画美好的审美愿望。

传统建筑是传承下来的建筑,有一个地区和民族的传统与特征。当代国产动画在场景设计中以传统建筑为原型,加以艺术化的处理,为影片增添浓厚的东方韵味。《大鱼海棠》中女主椿及其氏族居住的地方的原型是客家土楼,土楼凝聚着客家族的文化,象征着凝聚与团圆。女主氏族族群的人们团结共生,为保护族群世代努力着,女主椿最后也为保护族群选择了献出自己的生命。影片所呈现的文化精神与民族凝聚力,搭配客家土楼相聚而居的居住特色,精细沉稳的建筑格调,使得影片的场景设计与人物形象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二、意象重构:传统文化符号的演变

当代国产动画电影中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营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空间语境,结合现代科技的精良制作,融入互联网思维,重构传统文化的形象,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呈现方式,激发“网生代”观众的情感共鸣。当代国产影片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数字化的创作,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不乏将现代化的思想融入影片创作中,展现当代新的中华审美风范。

当代国产电影主人公形象大都取材于传统文学作品,以“英雄之旅”模式展现人物的成长过程及内心情感的转变。在人物形象转变的悄然间,影片主角将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带入观众内心。《西游记》原著中的唐僧修行为深厚,意志坚定,怀有悲天悯人之心,初入读者眼帘时便是一个虔诚修行、道行深厚

的长者形象。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唐僧以孩童的形象呈现在观众眼前,虽然偶尔迷糊犯错,贪玩不听师傅的话,但在山妖来临时,主动保护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幼童,与孙悟空相互陪伴,斩妖除魔,一路保护小女孩,使其不沦为妖怪的祭品。比起原著中生来平静、偶尔胆小软弱的圣人唐僧形象,《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幼时唐僧江流儿一路勇敢、偶尔犯错、充满爱心,这样的孩童形象更具有平凡人的特点,让观众在人物身上看到其成长的影子,背后也蕴藏了更符合当代思想的价值观念。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当代国产动画带来了新的机遇,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身临其境于动画场景中,更真实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获得审美与精神的双重体验。动画渲染技术的使用,使原著中的场景不再只局限于文字,可以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结尾处的经典场景,救两试困活埋百姓,一时间天地暗淡,哪吒与敖丙最终对决,冰火两重天。在动画渲染技术的呈现下,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带给观众极为震撼的视觉效果。

三、推陈出新: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启发

当代国产电影大量运用传统文化符号为影片增添文化特色。中国传统符号得以弘扬的同时,也用数字化、艺术化的手段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国产动画影片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时应避免直接挪用、生搬硬套进动画场景中,而是应该基于动画影片所要展现的人物形象与精神内核,选择合适的传统文化符号,进行现代化的设计与重构。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上做透景人合一,相互交融。同时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动画人、制作者投入创作热情,选择不同的传统文化背景进行创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选择更加新颖的创作题材,采取更加艺术的表达方式,将传统文化符号与数字化技术更好地结合,带动传统文化的重塑,给予观众视觉、文化和精神上的多重享受。

(张苏雨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席胤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助教)

我国青少年励志电影中的核心价值观传达

■文/闫文静

当代青年理想信念的建立和道德修养的形成,不仅需要青少年自身自觉学习,还需要大力推进青少年励志教育。而根据相关学者调查研究发现,观看影视片和交流座谈会是进行励志教育最有效的途径。因此近年来,众多省市都积极举办了“为基层青少年放映励志电影”的活动,旨在通过电影赏析传达给青少年有益的成长启示。可见青少年励志电影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和理性道德教育上的价值已经得到社会认可。青少年励志电影作为电影市场的一个重要主题领域,不仅能够通过展示主人公对生活和理想的积极态度激发观众对生活的热爱和进取的力量,还能正面再现和弘扬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进而引导规制社会风气。我国的青少年励志电影近些年来也逐渐走上正轨,开始摆脱浮夸偏激作风,重点挖掘“青春励志”话题本质,正式担负起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少年进行励志教育的时代使命。

一、成长:接受自我与重塑自我

青少年励志电影的核心特征和教育价值在于“励志”,所谓励志,汉班固《白虎通疏》曰:“励志志生,为君不避丧生。”即学者费斯坦伯格所说的“使意志消沉之人重新发现自我、振奋精神、洗涤灵魂”。我国的青少年励志电影相较于一般励志电影,更关注青少年人群的心理情感成长表现,多聚焦于青春、成长、热血、追梦等主题,专注于挖掘青少年在青春年少之时所面临的梦想与现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展现一代青少年的彷徨与探索、思索与觉悟过程。关于成长,我国青少年励志电影总是持有包容的态度,直视青少年在青春初期心理和人格发育的不成熟状态,展现他们在这种不成熟心理状态下所呈现的问题和错误,最终通过先抑后扬的手法实现主人公与自己、与世界的和解。进而传达给观众关于成长的价值观念:成长就是不断探索、不断试错的过程,要敢于面对,勤于反思,勇于改变。

青少年励志电影对青春的全面正向阐释,对成长的真实呈现,能够给予正身处其中茫然探索的青少年以方向指引和思想启发。在《翻滚吧!阿信》中,主人公因为身体的缺陷不得放弃体操梦想,也曾自暴自弃,也曾随波逐流,但在经历了现实的重重磨难之后终于重新燃起了斗志。这也让观众通过

影片获得了与不幸抗争的勇气,明白挫折乃成长的常态,要具备在磨难中成长的勇气。在《夏洛特烦恼》中,电影运用穿越的叙事手法让人至中年一事无成主人公回到年少之时,主人公依旧爱慕虚荣、投机取巧,最终却落得了孤独病故的结局,从而明白了珍惜当下,踏实务实。影片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和觉悟启示广大青少年:犯错是成长的常态,贵在知错能改,浪子回头何时都不晚。

二、情感:恪守底线回归主旋律

青少年时期的情感总是复杂而善变的,对于亲情、友情、爱情都有了自己的感悟,还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情感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权衡问题。青少年励志电影对这类问题也尤为关注,近年来国产青春励志电影格局也在不断放大,不再拘泥于纯粹的青春情感以获取商业利益,而是将电影的内涵层次上升到伦理道德、社会法制、公序良俗层面来,从而具备了对广大青少年的道德法律教育价值。个人情感与伦理道德的矛盾问题虽并非独属于青少年时期的特殊存在,但是在青少年时期表现的更为尖锐,青少年的思想行为极易容易被情绪和情感把控,如果不在青少年时期进行正确引导,则会错失教育良机,后患无穷。而我国青少年励志电影对于这类矛盾问题的解决也具有共通点,即始终坚持恪守人性、道德、法律三个底线,让青少年思想价值回归社会主旋律。

青少年励志电影通过展现情感与人伦法律的矛盾,引导青少年正确处理个人感情,不冲动不盲目,时刻坚守道德和法律底线。《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用最直明了的剧情警示青少年,因无法控制情感而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结果必然是不幸的,无论任何原因的触犯底线都逃不过命运的制裁。不久前上映的青少年法治教育题材电影《冬雪暖阳》中,少年主人公在经历了被抛弃的情感伤害后走上了违法不归路,最终又在法官和养母爱的感化下迷途知返。可见情感的良好处理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来说尤其关键。这些励志电影通过展现主人公复杂的情感纠葛,深度剖析他们的问题,展现他们的成长历程,对于当代青少年而言,就是在教育他们:要正确处理自己的情感,不因一时冲动触犯底线,不以怨报怨,不诬地为牢自甘堕落,摆正心态,接纳世界的善与恶,对生活奉以无限热爱。

三、理想:时代更迭而信念永恒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树立问题,励志电影首先在于立志,近年来青少年励志电影的主题也愈发向立志教育靠拢。电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青少年励志电影也在不断努力反映社会现实,进行艺术的加工进而实现精神内涵的升华。青少年的理想往往脱离现实,天马行空,过于稚嫩,信念力和意志力也较弱,容易被改变和摧毁。这是客观事实,我国的青春励志电影对这一点也毫不避讳,而是以平易近人又发人深省的故事情节教导青少年树立正确而远大的理想,并拥有为实现梦想不惧畏、不放弃的勇气和不气馁、不骄躁的品质。

青少年励志电影始终努力传达给青少年要确立正确理想并坚定信念的价值观念。一方面,青少年励志电影发挥着引导青少年正确树立理想的作用。宏伟远大理想,往往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为最终目标。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红色电影就是对青少年进行立志教育的主力军。红色电影作为青少年励志电影中最关键和主要的电影题材,能够通过再现史实使青少年明白爱国之意义重大,少年之梦应当以中国梦为蓝本。另一方面,电影还启示青少年要忠于自己的理想,绝不轻言放弃。近年来我国的青少年励志电影越来越关注小众领域,讲述小人物的追梦故事,这也使得电影更加平易近人,贴近生活,更加具有教育普适性。比如韩寒的《飞驰人生》就是典型的追梦题材电影。主人公对年少赛车理想的执着即使在中年也丝毫不减,主人公为实现理想义无反顾的感人情节让多少青少年开始反思自己对理想的态度。《喜剧之王》更是关注了小人物不易的追梦故事,让观众看到了理想只论是非不分贵贱,坚持追梦的每个少年都熠熠生辉。

电影总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在嬉笑和感动中传达给当代青少年关于成长、关于青春情殇、关于理想道德的正确价值观,引导当代青少年正确看待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不幸,形成健康完整的人格和坚定顽强的信念意志,具备高洁朴素的品质修养,在接受自己和接受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思想觉悟和人生境界。

(作者系中共阳谷县委党校讲师)

近年来我国电影对民间舞蹈文化的发掘

■文/孙萌 高阳

舞蹈和电影是两种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艺术形式,关于舞蹈的起源学界未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有记载的人类文明有多少年,舞蹈就拥有多久远的历史。相较而言,电影却是一个年轻的艺术门类,自卢米埃尔兄弟公映第一部电影至今也不过一百余年,有研究者认为在多个层面上现代性就是内嵌于电影的密码,电影代表着人类现代科学技术与审美现代性的紧密结合,是古老的人文理想与先锋思想的碰撞。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舞蹈又与电影分享着极其相近的表达形式和艺术旨归。二者都是反语言文字的感性呈现,哲学家阿伦特认为以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明致力于将一手的经验去感性化,思维的过程便是离开现象世界,用词语将生活中的特殊事物同一化为思想中的抽象范畴。

一、民间舞蹈与狂欢叙事

舞蹈的行为动作本身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天人观念,那就是在神秘莫测、难以把握的外部世界和内在于我的情感精神流动于二者之间有着某种确凿的关系,而这种证据就在每个个体的肢体动作之中。

如《青春祭》,其改编自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电影讲述女知青李纯来到云南傣乡下乡,初来乍到的种种不适应

之后李纯被淳朴善良的傣家人所包容接纳,然而一段三角关系让李纯不得不离开寨子,傣族奶奶和她的好友任佳先后去世。这个故事洗去了特殊年代的宏大历史语境所带来的沉痛思考,转而专注汉族文化和傣族文明在一个年轻女孩命运中所发生的冲突。李纯参加傣族村寨的民间舞蹈马鹿舞的一幕也成为第四代导演的标志画面。值得注意的是舞蹈在这部电影中所起到的作用,虽然在现代生活中,舞蹈仅仅是一种艺术表演的形式,但若复原至民族文化的语境里,舞蹈更有可能承担着宗教仪式、社群活动等多样意义,这往往是因为舞蹈与节日相伴出现,二者共同组成了民间生活中的一种“例外情况”,是反面的生活。在狂欢节中,平日里的一切都出现了上下的颠倒,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国王的加冕与脱冕,人们甚至会让国王与乞丐互换身份。这意味着既定的社会秩序在狂欢的浪潮中破绽殆尽。

二、作为多重表意符号的民间舞蹈

发端自索绪尔语言学的符号学认为

任何行为和语言本质都是符号,由外在的所指外壳,即声音、字形或者动作本身组成。舞蹈也不例外,它是一种符号,而电影通过舞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场景。在原始人类文明中,舞蹈有着求偶示爱的功能,用于表现身体魅力和原始吸引力的舞蹈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留存于人类的精神认知里。电影《青春祭》中的女主角李纯参加傣族村寨庆祝丰收的集体舞蹈,但是这个活动却发展成为了围绕着她的情感纠纷,房东大哥和任佳发生了争执。当时,寨民们所跳的舞蹈是傣族传统的马鹿舞。相传马鹿舞是傣族的先祖慕慈刚好看到被选给佛祖释迦摩尼表演的马鹿,记忆并模仿它的动作并且传授给寨民们一起表演。马鹿被视为神圣的动物,而马鹿舞也是在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幸福的庆典上进行的仪式。

而从庆祝生产到争夺爱情的变化则暗示着在新的历史阶段傣族人民生活方式所发生的转变。以家族劳动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悄悄让位给个体的浪漫爱情行

动,在纵情歌舞的庆典上这一转折性变化尤为意味深长,房东大哥以少数民族所独有的方式追求和捍卫自己的爱情,这个事件进而成为整部电影的转折性事件,在此之后李纯离开了傣寨,大哥的奶奶因为思念李纯而去世,任佳和乡亲们的一次山体滑坡意外中去世,美好的青春回忆和淳朴的傣族村寨都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的记忆。舞蹈作为一种不易察觉的隐性意识形态手段,往往可以更好地以假定性的场景完成表述。《青春祭》中的舞蹈不仅从一项集体性活动发展为一个艺术事件,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故事下还蕴含着根本的现代性转折,个人主体性的觉醒和强化与传统集体生活价值之间不可避免地将要爆发冲突,而如黑格尔所言,两个正义但均不完善的力量存在矛盾,一起毁灭,便是真正的悲剧性所在。

三、在民间舞蹈审美异质

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环肥燕瘦、莺歌燕舞如今成为寻常百姓所掌握的历史想象,宫廷舞蹈更为现代观众所熟知,在宫廷舞蹈之外,电影大多集中挖掘当

代或者少数民族的民间舞蹈资源。在这一类电影中,民间舞蹈成为某一社会文化标准变化的载体,在对一种古老艺术进行重新编排中颠覆人类固有的认知,也促使观众重新审视一元中心的霸权文化。

电影《花腰新娘》中的女性舞龙人设定就用舞蹈来融合棘手的性别话题。这部电影虽然围绕着凤美与阿龙的婚事展开,但是在两人的感情波折中讨论了女性性别意识觉醒与传统价值如何共存的话题。凤美嫁给小有名气的舞龙高手阿龙,按照族规女子结婚三年内不能落户夫家,但是凤美却毫不犹豫地违反了这项规定。婚后她的强势固执也屡屡给阿龙制造麻烦,阿龙担任教练的女子舞龙队也面临着解散的危机。按照花腰民族的传统,参加舞龙的女子都是没有归家的女人,在三年后女子归家便要相夫教子、孝敬公婆而不能再进行这种抛头露面的活动,而舞龙如同《青春祭》的马鹿舞一样,同样有着神性与人性相互交融的象征意义,是舞龙人民心中至高自由的形象,非舞龙

这种特殊的舞蹈则不能表现凤美这样的女子张扬的自我意识。

在龙与人、男性与女性、自我与集体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永远存在着他性的阴影。他性就是一种被视为失去活力的、非独立的依附性的对象化倾向,在凤美看似强势夺目的形象下其实蕴含着被他者化的危机,她需要用不断的反抗——反抗阿龙、阿爹、族规以及传统来说明自身的独立性,舞龙正是这种说明的形式。凤美用以彰显个性的舞龙同样激励着她身边的彝族女孩,逆来顺受的小七妹开始叛逆大家,阿玉也开始学会反抗自己并不满意的婚事。但是舞蹈同样是消弭冲突的方式,舞蹈并不试图以语言的方式进行说教和训诫,而是在共同参与的活动加强认同感。阿龙在唱醉后表演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醉舞龙,凤美也率领女子舞龙队进行了精彩的表演。民间舞蹈以一种异质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主流,得以跳出其桎梏,探索出一条更加和谐、多元的现代生活之路。

(作者均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应用理科项目《山东传统舞蹈发展路径分析研究》(编号:xxpy-yyx-zd09)。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I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